

王云高
计红绪 著

雍正皇帝

王云高题



雞心皇帝

王云高題



王云高
著
计红绪

雍正皇帝
王云高 计红绪 著
责任编辑 杜震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北京兴达印刷厂 印刷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发行

787×1032毫米1/32 10.625印张 237千字

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-40000

ISBN7-5048-0124-0/1·19

定价：2.45元



左为计红绪、右为王云高

作者简介

王云高

壮族作家，广西南宁人，现任南宁市文联副主席，作协广西分会理事，所作《彩云归》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晨光，掀起了帷幕》曾获少数民族文学奖，近年来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明星恨》、《冬雷》等。

计红绪

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，解放军知名中年剧作家。电影作品有《春兰秋菊》、《208客机》、《潜影》、《决策》、《招讨大将军》、《合成军指挥员》、《汪伪政权覆灭记》、《十亿美元》。近年来出版长篇小说《九马疑踪》、《柏油路上的战争》、散文集《异国见闻录》。

两位作者曾合著长篇小说《王府怪影》。本书系第二次合作。

内容提要：

雍正 是清朝历史上 一位谜一般的皇帝。他有高瞻远瞩的德政、也有野蛮愚昧的暴行。在清初的重大事件中处处闪现着他的身影。

作品从浩瀚的史料出发，选取了最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与人物，描绘出康乾两朝英主、群臣众妃及寒儒野老等众多人物形象，为读者生动深刻地刻划了雍正这一传奇的君主。

这部长篇历史小说，情节曲折跌宕，引人入胜，涉笔成趣，内容严谨，博采众长。

责任编辑：杜 霞

书名题字：范 曾

封面设计：杨莹莹

目 录

- 第一回 争储位诸王用计 (1)
投新主国舅设谋
- 第二回 陷藩筮胤禩得子 (14)
怜舐犊康熙饶儿
- 第三回 贤胤禩忍让全手足 (29)
睿康熙谈笑废皇储
- 第四回 释狐射狐二王陈词 (39)
求母召兄双妃效力
- 第五回 小王子应对邀覃恩 (55)
老皇亲拦马蒙奇祸
- 第六回 授遗命康熙留语 (65)
改诏书雍王决策
- 第七回 软硬兼施雍王羁钦使 (75)
文武配合国舅篡遗诏
- 第八回 梁太监续线瞞真相 (93)
隆国舅奏诏压群王
- 第九回 颁狐裘嗣帝施恩 (105)
送密书九王遣使
- 第十回 李制台片语弭战祸 (119)
马相国笑谈释题难
- 第十一回 出禁官皇子伤感 (131)
抚皇灵太妃撒泼
- 第十二回 新君践位掉阖自若 (146)
皇叔弄谋步履维艰

- 第十三回 赠珍珠怡邸作调人(155)
问边情恁王气天子
- 第十四回 饒长亭智辱隆科多(170)
摆玉杯权遣三皇子
- 第十五回 陵外设墓汤山困亲王(183)
雪上加霜深官伤太后
- 第十六回 赐顶带老农归股掌(198)
纵仇敌侠客入迷津
- 第十七回 救援人翻作送终人(208)
告密者竟成推荐者
- 第十八回 结边将九皇子知机(222)
扣密旨年羹尧结怨
- 第十九回 留密诏袍泽分手(235)
查补褂君臣失和
- 第二十回 年羹尧穷途托妾(247)
杨介中绝路赠银
- 第二十一回 一箭双雕智囊施奇计(259)
时穷节见奇女托终身
- 第二十二回 《维止录》掀开文字狱(274)
《觉迷录》记录执迷人
- 第二十三回 杀嫂谋爵庆复作公爷(288)
请君入瓮老臣归禁所
- 第二十四回 说真情恁王感仇敌(307)
吞假珠道士跳悬崖
- 第二十五回 蒙皇恩孤儿赴阙(319)
释旧怨雍正宾天

第一回 争储位诸王用计 投新主国舅设谋

清康熙五十年(公元一七一一年)一个夏季的黄昏,呼啸的狂风,卷着一团团浓云扑向紫禁城。落叶飞扬,尘土冲天。满街百姓奔跑着,想逃开这场即将来临的大暴雨。

此时,在皇城的西北角,雍王府的最高处——延绥阁廊下,皇四子胤禛正望着紫禁城的箭楼和国子监街头的百姓,深思着。

他年近四十,体格魁梧,气度不凡。面如冠玉,目似朗星,天庭饱满,地阁方圆。自幼便勤奋耕读,口不绝吟六艺之文,手不停披百家之编,而且跑得烈马,射得好箭,允文允武,颇受乃父康熙的器重。早年受封贝勒的时候,父皇给他加了个“多罗贝勒”;前年受封雍亲王,父皇又加为“和硕雍亲王”。

“多罗”、“和硕”都是满语,是“大”或“首领”的意思。总之,作为一个皇子,他先领风骚,但跟堂堂正正的皇储比起来,他毕竟差着几筹,因为他是个庶出的皇子。

他的生母乌雅氏,虽然封了个德妃,但究竟是个侧室。而按清室祖宗成法,嫡庶之分历来是严格的。莫说他是老四,就说他的异母兄长、皇长子胤禔,尽管年轻时便从军旅打江山,征准噶尔于古北口,摧毁了他们用骆驼摆成的工事“驼城”,“鞭敲金镫响,人唱凯歌还”,可是献俘赐酒之后,也还是只受了个“直郡王”的封爵,究其原因,无非是他生母那拉氏,只封了个惠妃。

“大阿哥”皇次子胤禔,虽然不过是个平庸之辈、酒色之徒,但因为他的生母是堂堂的孝懿仁皇后佟氏,给了他一个

高贵的出身，便在两岁上封了太子！因此，每见他那明黄的服饰，那趋之若鹜的仆从时，胤禛总觉得一股不平之气，充塞于五内！

此刻，他凝望紫禁城东北箭楼，想起住在“阿哥所”内那位异母兄长时，便是这般心情。

莫非是“王赫斯怒”，天地也受到感应？那场暴风雨终于到来了。利刀般的风，银箭般的雨，把满城如云的冠盖打散了，扰攘京华，顿时变成了个无人世界。

可是，恰在此时，马蹄嘚嘚，一队骑兵，旋风似地冲过雨幕，在雍王府门前寂静无人的街道上驰去了。王府里的人议论着：

“什么队伍？”

“宫里的。”不错，骑兵们的衣甲虽然濡湿了，但看得也还鲜明，那是“九城兵马司”的甲士。

“这帮子大爷，大白天的还不操不练，在营里睡懒觉呐，这狂风大雨的倒出了皇差啦？”

“有什么紧急军情吧？”

“胡说！三藩灭了，准部平了；眼下是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……”

“那么，就是出了什么钦案！”

听了太监、家臣们的话，胤禛双眉一跳。

他把手一抬：“来人！”

一呼百诺，一片“嘘”“嘘”声里，太监、宫女、哈哈珠子，在面前跪了一地。

他再把手一抬：“下楼！”

“嘘！”人们前导后拥，把雍亲王伺候下了延绥阁，从东廊下来到东暖阁，那是胤禛日常读书问政的地方。

响鼓不用重槌。见此步骤，知心知腹，愿效劳而能效劳的人，便象穿江之鲫，从两廊向东暖阁趋去。

“禀奏王爷，王爷万千之喜！”一人俯伏于地。

“说！”

“奴才回主子：奴才查明了，隆大人的队伍奉旨回城，是从木兰县直奔回来的。”

“唔？”雍亲王知道，隆大人便是隆科多，佩印钥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即俗称的九门提督，执掌着缉捕刑讯、治安警卫重责。宫里宫外，城里城外，由皇族以至于庶民，人人害怕，是个跺跺脚京畿百里抖三抖的角色，“谁的案子那么吃紧，连伴驾秋弥也顾不上了？”

“老二家的。”那人一高兴，把雍府下人对太子爷的卑称也抖落出来了。

胤禛双眉轻轻一皱：“什么大不了的事？”

“回主子话儿，这回的事可了不得！说是老二家勾结户部的一名堂官，贪污内帑银两，还在外边花天酒地，荒唐得很。”回话人连连磕头，倒好象那些罪名是他自己犯的一样。

“依奴才看来，说不定真要废。这一废，他可就上不去啦！”

胤禛还不满足，他知道，从入关起，尤其是进京以来，八旗子弟腐化得很快，如今江山坐了七十年，打江山的功臣都死光了，留下一班子纨绔子弟。而他的那群不争气的兄弟们，更是纨绔中的纨绔，光贪污几个钱，奸污几个女人，甚至闯下条把人命，都是不影响荣华富贵的。心中这么想着嘴里却说的是：“大阿哥固然有失检点，但皇上以仁治国，圣眷总是优隆的。”

话未落音，旁边又一个卜通跪在了胤禛的脚边：“主子放心。奴才听得密报，老二家昏了头脑，竟然荒唐到大内里

去了，勾结了也不知哪个宫里的哪位格格，听说肚子都弄大了。还听说是皇上降了密旨严查，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只听得公座上一声断喝，胤禛脚一抬，说话人便被踢翻在地。他抬头看时，雍亲王已经怒不可遏地从公座上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，威严地瞪着他：“这是什么好事？你叫我放什么心？”转过脸去，又对第一个奏事的喝问道，“还有你，向我报什么‘万千之喜’，我喜从何来？”

这一来，不但跪在地上的两个目瞪口呆，连一旁围观的，想报喜而没报上的人们也面面相觑，知道自己拍马屁拍到马蹄上去了。与此同时，也想起了康熙皇上对这位四阿哥的一句至评：“喜怒无常”。

来不及报喜的暗自庆幸，而祸从口出的两位便只好磕头如捣蒜，连称“奴才该死，该死！”

胤禛这时却又把怒气制下去了，端坐于公座之上，满脸是沉痛之色，悲戚之容：“我平日怎么教诲你们来，君则敬，臣则忠，兄则友，弟则恭。国家不幸，出了这等佞臣逆子，我为臣为子为弟的，痛心还来不及，岂容尔等胡言乱语，在这里幸灾乐祸！”

殿上一片沉默，只听到咚咚的磕头声。

雍亲王说罢，突然正襟危坐，厉声喝道：“来呀，将这两个奴才乱棍打死！”

只听得脚下两声凄厉的惨叫：“主子饶命！”同时，满殿的人都陪同下跪了，其中两名素来有点头脸的总管更膝行向前，磕头不止：“王爷开恩，念他们素日孝顺，又是初犯……”

雍亲王马上长叹一声：“罢了罢了，看汝等面上，着这两个奴才互相掌嘴！”

“谢王爷！”众人齐声一喊，都以额触地。那两名肇事者不敢怠慢，早就噤哩啪啦，各自狠狠地揍着对方的耳光。

雍亲王长叹一声，袍袖一抖，离开公座，向东跨院走去了。两名总管太监不敢怠慢，急趋几步，又跪下扯着亲王的袍角：“请王爷示：打完之后……”

“叫他们滚！”

“王爷开恩！”

雍亲王威严地一跺脚，打断了他们的求恳：“将这等不忠不孝之人留在府中，再败坏了我的兄弟手足情份。再求，连你们都给我滚！”

老太监也不敢再求了，站起来，手一挥，两名如狼似虎的亲兵，一左一右挟定那两只可怜虫，穿过滂沱的雨幕，推出宫门去了。在宫门和北牌坛下，亲兵们手一推脚一踢，两名献忠者便滚在了泥水中，却翻身一滚，爬起来跪在水里向着北门叩头：“奴才谢主子教训！”

雍亲王看也不看，便踱进东跨院——他的居室去了。

东跨院内，一张碧纱窗前，立着雍亲王高大的身影。听着潇潇夜雨，他似乎很烦躁。

“阿——玛！”一个稚嫩的童声传来，使他惊喜地回头一望。

原来是一名宫女，抱着他第四个儿子弘历（即后来的乾隆皇帝），站在他身后，她们的后边，又立着含笑凝眸的雍王妃乌纳拉氏。

雍亲王惊喜地：“你们？”

雍王妃：“回来老半天了。就等着晋见你这位父王哪！”

雍王抱过孩子：“断奶啦？”

“不断也得断。宫里还能饿了他？”雍妃回答。

雍王以目示意。宫女意会地退去。

“他的亲娘，粮食和银两留足了？”

“臣妾自有分数。”

“我是说，狮子园一带应该关防严密。”

雍妃卜哧一笑：“殿下还怕那个女人跑了？要这样，还不如一劳永逸……”

雍王询问地望着她。

雍妃媚然一笑：“就怕殿下舍不得！”

雍王尴尬地：“我倒不是余情未断，无非是想给孩子积点德。”

雍妃调侃地：“哟，我跟了你这么些年，还是头一次见到千岁爷发慈悲。看来，您对这孩子的期望倒是挺大的呢！”

“这你就知道了。据我看，父皇的孙子虽然快满一打了，不过看起来还是此子肥头大耳，象个有福之人。”

雍妃又是一笑：“我们女人，讲究母凭子贵，莫非王爷也想来个父以子荣？”

夫妻俩相视而笑。

窗口传来了轻轻的剥啄声。

雍王紧张地：“谁？”

“是奴才。”窗子微开，探进一颗脑袋，正是刚才的两总管之一：“隆科多隆大人到！”

雍王机械地重复：“隆大人！”忙开了门。门开处，进来了总管内务府大臣隆科多。他，中等身材，面目黧黑，鹰钩鼻，眼眶深陷，一双明眸熠熠生辉，一望而知是个多谋善断的人物。

雍妃轻盈地蹲下去，请了个双腿儿安同时道：“舅舅万福！”

对王妃娘娘的行礼，隆科多昂然坐受，只手掌一抬，做了个“免，出去！”的手势，雍王妃便顺从而迅速地从炕上抱起了弘历，快步退下了。

隆科多是个位高权重的人物，而且是雍王府的常客，他的出手投足，都显得威风凛凛。

如今，这个“舅舅”夤夜上门来了。在亲外甥不以为他的情况下，雍王夫妇却一声一个“舅舅”，这不能不使他感到一种“知遇之恩”，因而忘乎所以地把雍王妃这个合法的女主人也摒除在密谈范围之外。他知道，康熙对他这一种“超然态度”颇为欣赏，认为这是“皇亲国戚”的唯一的正确态度。而他，恰恰以皇上这一印象为本钱，找到了卖身投靠的主顾。

当下，雍亲王也不拐弯抹角，劈头就问道：“怎么样？到底外界对大阿哥的传闻，有几分真？几分假？”

“这个，微臣不知就里，不好妄加判断。”

“你不是奉旨专程回来查处的吗？”

“要说这个，那倒不假。户部的事儿有脏，宫里的事儿有证，看来大阿哥难辞其咎。”

雍王双眸一亮，但旋即又蒙上一片顾虑的云翳：“那就得看圣眷怎么样喽！”

隆科多也失去了表面超然的态度：“事儿就坏在圣上震怒了。据京里飞骑专报：自从圣上到木兰秋狝之后，大阿哥更不安份了，打着‘监国’的旗号向六部乱指乱派。还大发牢骚，说什么‘老头子带着弟弟们游山玩水，狩猎取乐，倒把我留在京里啃骨头，阿哥不象阿哥，皇帝不象皇帝。名不正，言不顺，说话没人听。这不尴不尬的局面何日才能解脱！’……”

雍王再也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：“那不是诅咒父皇早死？这可是大不敬的罪名啊！”

隆科多：“要不，圣上也不会急着从秋猕场上把我赶回来查处了。”

雍王搓着手：“真想不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！”

隆科多言外有音：“这个人哪，一喝了酒就闯祸！”

雍王灵犀会意：“明几个我让董师傅给他送几坛！”

当下隆科多又关切地问：“那特制的酒还有多少？”

雍王深沉地：“还有四坛呢！干脆，一下子全送去吧！”

四坛“菊花白”抬进了阿哥所。

太子胤礽亲自验收。他把封泥敲碎，还未揭开木盖，一阵熟悉的异香早已扑鼻而来。他不阴不阳地对来说：“你们主子对我挺关心哪！”

来人下跪回话：“雍王爷对兄弟各位王爷贝勒都挺好的，对太子爷更是以恭悌为本。”

胤礽：“谢谢他啦！我明白他的好意。去吧。”

“喏。”来人磕头后疾趋下阶而去。

胤礽望着他的背影，下意识地打开了木盖，一股酒香使他心痒难搔。

他连声喊：“梁英，拿我的玉爵来！”

胤礽的心腹太监梁英掀帘进来，手中却没拿酒器，只跪在地上：“太子爷，您不能再喝了！”

胤礽苦笑摇头：“我心里什么都明白。你没听到我刚才的话？”

梁英叩首：“主子是聪明的。只是一端起杯就糊涂了。主子是端杯的时多！”

“糊涂好。”胤礽突然昂首向天，“我要清醒干吗！”

梁英叩头：“主子珍重。奴才听说，隆大人从热河回来

了……

胤初震怒：“他要回来就回来，我还能关了宫门？天要下雨，不喝酒就能抗住啦？”

梁英挺身回话：“抗是抗不住。可天下有淋死的醉汉，没有淋死的聪明人。”

胤初生气了：“你少啰嗦！我心里明白，老四送酒，他没安好心。可是，那些不送酒的人，象老八、老九，他们就坏心眼啦？”

胤初这句话倒是所料不差。此刻，八阿哥胤禩、九阿哥胤禳，也正在胤禩的住所开怀痛饮。

胤禳：“早就该废掉太子了！那酒鬼，何德何能？凭什么当太子？”

胤禩：“不凭别的，就凭他是大老婆养的。”

胤禳：“小老婆养又怎么的？还不都是父皇睡出来的？”

胤禩：“那是祖宗成法。”

胤禳：“祖宗成法又怎么的！祖宗还能从东西陵爬出来帮他治国平天下？当皇帝得靠真本事。说起这两下，他还不如咱哥俩呢！”

胤禩：“咱哥俩再能，废了太子也轮不到你我。”

胤禳端起酒来爵喝了一口，忽然兴奋地：“要想当太子，除非是采用我的办法。”

胤禩疑惑地看着他。

胤禳：“抓阄。在天地祖宗面前摆下香案，大老婆养的小老婆养的，一个人抓一个。抓不上，我认命。”

胤禩冷冷一笑：“你想得倒美！只怕父皇在废太子之前，心里早就有了新太子了。”

胤禳：“十四阿哥？”

胤禩：“你说呢？”

胤禔：“父皇挺疼他的。”

胤禩不以为然：“我倒不担心他。要当上太子，必须有才能，有心术，有羽翼，十四阿哥才能有余，心术不足，羽翼一点也没有。”

胤禔同意地：“你说的有道理。最近舅舅好象常常往老四家跑。”

胤禩恨恨地：“隆科多？哼，老混蛋原来是我的人，如今也晃起上水来了！”

胤禔：“晃就晃罢，他再红也是个外姓旁人，还管得着咱帝皇家的事！”

胤禩醉意醺醺：“唉，老九老九，你真是少不更事，哪里懂得人世的酸甜苦辣！不信你走着瞧，这个司马懿，早晚要把江山端在盘里捧给人家！”

胤禔乘着酒意，奋然而起：“八哥，干脆，我们看老四去！”

胤禩不解地瞅着他。

胤禔：“要是碰上老混蛋在那儿，就堵住他骂个贼死！”

雍王府。

胤禩、胤禔并辔而来，滚鞍下马。

侍卫上前接住缰绳，打千：“二位王爷请少候，奴才去回奴才主子。”

胤禔醉意醺醺地：“不必。我们与你们王爷是兄弟雁行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！”说罢，拖上胤禩，醉步趑趄地进去了。

雍府东跨院。